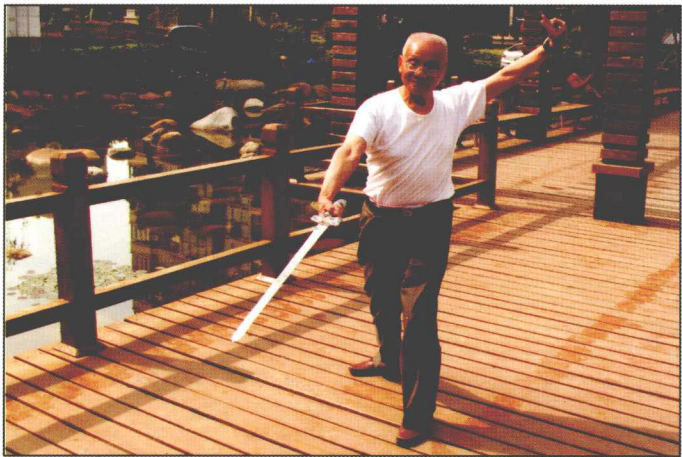


戚鴻志文集 曲玉管



溪水
 处女河
 劫海
 随心录



谨以此书纪念母亲陈淑仙先生及不幸死去的人们

曲玉管

敬赠
东南大学图书馆
惠存！

八十二岁 戚鸿志

戚鸿志著《曲玉管》自序

李慎之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中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那残酷的战争，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忏悔，还要赖帐，装得没事人一样，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谴责。照说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应该更加自知忏悔了，却并不。难道东亚民族都没有忏悔的传统和品格吗？”邓小平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现在已经到了邓小平所说的“下世纪初”，是否能够正确评价呢？我有点怀疑。即使现在放手放开放肆评价，我也怀疑能不能真实的评价。因为他（邓小平）那一代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我这一代人也八、九十岁了，也七死八活的多，也都对许多事情弄不清说不明。至于七十岁以下的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们只有十岁左右，能搞得清楚吗？所以历史难免有些糊涂帐。就拿九十多岁的老人李锐在《千秋功罪》一书序言上所写：“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是指革命，后者指执政。”总令人读了有血脉不和肢体偏瘫逻辑混乱天方夜谈之感。章诒和女士在《这样事和谁细讲》一书中介绍说：“有人说：你身处三国，就该舞棍弄枪。在魏晋，就当饮酒空谈。命逢唐宋，就会吟诗诵词。那么活在毛时代，就该做一辈子检查。右派检查，左派检查。”我觉得很是能概括当年生活的一个重要面，很是宝贵。她对交叉党员李文宜这女人的介绍回忆与刻画很是真切生动。最后以“团团飞雪，片片寒意。不知在冥冥中，她可曾悟到：此生为何？”为结。此生为何？连为人作嫁也还够不上，只是为虎作伥而已。但有几个人能有章诒和女士的条件与努力呢？她现在六十九岁，该算是邓小平言内的“下一代”人中最年轻的吧？年轻的她还在《四手联谈》一书中与一位法律教授弹唱着戏法哩！可见她的确具有年轻的优势，但也产生了局限。因此她便多多写她熟悉的解放后民主党派及其头面人物，也是写得很精彩的。另一位女作家更年轻名叫龙应台五十岁上下。还饶有兴趣地在作品中写下一对母女就男人下体毛发的气味怎么样的人生大

事讨论：女儿说：“说不上是好闻还是不好闻！”并且很认真地问七十岁的妈妈：“你知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气味？”良家妇女的妈妈回答说：“神经病！我哪里晓得那里有什么气味。”女儿对母亲说：“妈，你到七十岁还不知道那里什么气味，确实有点糟。”女儿接着又一本正经地安慰她的妈妈说：“别慌，现在还来得及。”这样一位鲜活的年轻女作家竟然在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排名 177 名，在贫富差异上基尼系数超过 0.4，逼近 0.45 的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有振聋发聩之用。但她毕竟自幼身处台湾香港做个“外省人”，她的写作很可贵，但对史实又能写出多少？而且，而且他们或她们都是研究员或教授或作家，写了便有机会发表。芸芸众生望尘莫及，只能把自己亲见亲闻亲历的一些事实按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自己花钱印个五十本送送亲朋好友，也许二百年后（像《岐路灯》那样），也许一千年后，被人当作历史佐证参考，在《注释》一栏里当作实例引用，为后代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文章添加点华彩，也就算不错了。芸芸众生所写也有它优势，那就是直白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最差的遭遇是“四角钱一斤卖给挑荒货的”送去回笼纸浆。即使如此，我还要在每月 1200 元的退休养老金中省下牙缝钱说“印！”。为了使这篇序言显得更轻松也显现我的《曲玉管》文章是很轻松有吸引力的，作为曾经的男人我特意在此文结尾着重认真地回答那一对书中的母女所讨论的男人下体毛发气味怎么样的问题。我认为应当属于臊气或骚气，对男人并无吸引力，但对普天下的女人则应当正名为“臊香”或“骚香”才正确。谨答。

一支洁白的玉管，被扭曲、被玷污、被侮辱、被损害，好心疼这支玉管！一个心灵像白玉般的儿童—少年—青年，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受饥寒，受贫困，受孤凄，受糟蹋，直至他的老年，多令人疼惜啊，是为序。

戚鸿志 2010 年 5 月 26 日时年八十二岁属蛇

目 录

戚鸿志著《曲玉管》自序

溪 水

前言	(1)
1、雨打风吹去	(2)
2、何事苦淹留	(5)
3、黄尘足千古	(7)
4、愁见透簾月	(12)
5、魑魅喜人过	(15)
6、弄妆梳洗迟	(17)
7、寒林点暮鸦	(19)
8、翠囊梦无准	(23)
9、古祠欲黄昏	(24)
10、水寒风似刀	(26)
11、堪恨风波狱	(29)
12、悲鸟凋朱颜	(31)
13、千秋一泪洒	(34)
14、疑怪春梦好	(40)
15、三湘愁鬓色	(43)
16、纵谈有白丁	(46)
17、狼藉殄残红	(47)
18、笙歌无妙曲	(52)
19、即此不胜愁	(58)
20、相逢与相失	(59)
21、蝉鸣一何急	(63)
22、年少抛人去	(66)

23、意密莺声小	(68)
24、共是亡羊路	(70)
25、渐霜风凄紧	(73)
26、金天方肃杀	(76)
27、刀环马策焚	(78)
28、无为在岐路	(78)
29、钟声晓梦船	(80)

处女河

1、入学—奇异的遭遇	(82)
2、国立第十一中—风光已盛	(86)
3、再逃难—山路曲折	(92)
4、日本投降—波浪起伏的高中	(98)
5、复员—大合唱	(102)
附：通俗小说《江汉女魂》	(107)
6、芜湖	(123)
附：惊恐的一夜	(126)
7、再入学—付诸东流	(128)
附：短篇小说《回首之间》部分	(132)
8、流浪—大杂烩	(138)
附：短篇小说《那所大房子》	(146)
附：难忘的特别任务	(147)
我的书引来了鼓励与安慰（三则）	(153)

劫海

引子	(161)
1、好了七、八年	(163)
2、鸩泉虐众如狂，良善忠直陷	(205)
3、利去名丢，我心若枯茧	(220)
4、咏世回首此生哪堪	(232)
5、对寒窗畔，抱恨无眠	(262)
附录一：阅读《反右派始末》随记	(303)
附录二：阅读《文化大革命若干大事真相》后记	(313)

附录三：评论诗词纪念母亲之死·····	(318)
附录四：历史珍贵资料（三则）·····	(325)
附录五：悼奶妈 戚鸿才 作·····	(325)
附录六：忆陶龛小学和罗辔重先生·····	(327)
附录七：衡教所及其地其人其事·····	(330)
附录八：往事如烟·····	(334)
附录九：陈淑仙先生自传·····	(336)
附录十：戚鸿志作《劫海孽波》选择两篇·····	(342)

耄耋吟（四十一则）

往事纪念打油组诗 ·····	(349)
----------------	-------

随心录

1. 谈“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 ·····	(358)
2. 题于吴昌硕画册前·····	(360)
3. 关于衡阳儿童教养院的一些回忆·····	(361)
4. 忆表哥江家鹏先生·····	(363)
5. 寄昌强·····	(365)
6. 纪念沈惠林(沈惠廉)·····	(368)
7. 杀夫有识·····	(372)
8. 罗辔重的死与陶龛学校的复校 袁昌强 作·····	(373)
9. 戚鸿志为罗辔重先生作的诗词·····	(375)
10. 孤行的船 邹中天（代恒）作·····	(375)
11. 与谭承辉老师的见面 ·····	(376)
12. 母亲陈淑仙先生生前自填的履历表 ·····	(377)
13. 北京纪游 ·····	(379)
14. 逃（报告文学）·····	(388)
15. 一份二审卷宗（纪实小说）·····	(395)
16. “女子救助公司”（短篇小说）·····	(398)
17. 羊汉致戚鸿志的一封信·····	(409)
18. 戚鸿志八十岁自选诗文百首（一九九七年至二零一零年）·····	(410)

《溪水》前言

抗战烽火自 1937 年 7 月 7 日点燃，至今已有 65 周年了。65 周年后再回忆往事，那已经是历史陈迹。但，这并不等于没有现实意义。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有血海深仇，这是不应忘记的，我们与日本人民有深厚的友谊，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日本人民也纪念这个日子，以促进日中友谊，参加过侵略的人，还出场痛悔自己的过错，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这都是时代的进步，人类的进步，都是我们的欣慰。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抹去回忆，忘却历史。在日本国内至今仍然有帝国主义的阴魂，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世界上还有来自各种类型各个区域的侵略因素，旧的了新的还会再来，决不能高枕无忧。历史是面镜子，我们不能把“和平”寄托在希望人家的觉醒与恩赐上，要紧的是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民族魂。

这个中篇是在湖南省文化厅郭雄、林业厅杨慧然，常德市商业局潘碧秋，株洲市落实办汪溉云、轻工局廖又鼎，湖南省司法厅姚禄宾，北京中科院费民声，以及我的弟弟威鸿才……等等九死一生中过来的难兄难弟、难姐难妹们的热情关怀与启发鼓动下才得以完成。有许多材料还是他们提供的。这个中篇在投稿的时候，所有编辑部阅稿编辑都肯定它是作者在亲身经历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这种评价很对，它实质上是一篇纪实文学。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纪实，而是有所加工提炼，所以应属边缘文学的范畴。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四川省战时儿童研究会的刊物《摇篮》编辑危富元、吴南生等先生的大力支持，谨此一并示谢。

威鸿志 2001 年 1 月 1 日

1. 雨打风吹去

一下、两下、三下……！一个瘦骨嶙峋、黄眼皮、突眼球、十五六岁的男孩正在凶狠地举起一件破衣服向他对面站着的，比他小三四岁的男孩的脸上、头上奋力地盖头盖脑地打去。

破衣服带来一股难闻的血腥气与早晨被窝里的秽臭气，令人作呕地呛入那个被打的小男孩的鼻子里去。

被打的男孩一动也没有动。他有生以来从没有遇到过这类被人欺凌的事情。他本是在温文尔雅、温馨和善的家庭中长大的。他被这野蛮的突如其来的不讲理行为吓昏了，仿佛幼年时期第一次遇到从身边急驶而过的汽车一样不知所措。

直到那黄脸皮出足了气，也力乏了，停止了抽打，被打的男孩才茫然然知道灾难已经过去。他默默地坐下，没有一点抗议，甚至连愤怒的表情也没有。他从小没有与人吵过嘴，更没有打过架。昨天晚上他在睡觉时，无意间用脚蹬了对方，对方今早给了他这样的惩罚。

这小孩叫谢温，十二三岁。他刚刚被送到教养所才一个星期。这个教养所全称是：“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南瀟儿童教养所”。专为收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区的儿童。所里的孩子都是两个人伙盖一床薄薄的黑腻腻的套被，下面垫着草席，睡在唐氏宗祠阁楼楼板上。这唐氏宗祠一如偏僻乡村其他的祠堂一样：房屋阴森黑暗，地面潮湿多苔，屋顶透风漏雪，墙角蛛网密布，檐脊尘埃悬吊，楼板高低不平嘎嘎作响。这些恶劣的条件本来已经够人沮丧，更加上这里的跳蚤多得出奇，以至于谢温虽然刚来不久，也已学会怎样用手指沾着口水摸黑在身上捺跳蚤，捺到后放在嘴里咔嚓一声咬死。这动作要轻巧、灵敏与全神贯注。

他来得迟，便被分配与一个生了严重肺结核病满身长疥黄皮骨瘦性格怪癖的同学同铺。在他来所前，没有人肯跟这个人同睡，所以空着半个铺位。

一会儿，口哨声响了。孩子们急急忙忙穿衣套裤一窝蜂涌到楼下去。他们虽然是急急忙忙地，却没有通常孩子们的虎虎生气，而像小幽灵一样，步履蹒跚，神情呆滞，好象是一群小大人小老头老婆婆。走廊里摆着四个直径一米的粗木盆，每个盆里盛了半盆水。几百个孩子先先后后围着它们，拿起

在盆沿上挂着的已经由白色转向脏灰色的粗布条轮换地洗脸。布条只有普通手巾的三分之一大；水、温热、浊绿、发腻、有股酸臭味。本来衡阳纺织厂的女工曾捐献了一批毛巾给这些难童的，但被人贪污了，换成小布条。

谢温也和别人一样洗了脸。当他拿起那脏布条时，他屏住呼吸也还禁不住那股恶心的臭味的刺激。这张洁白的孩子脸上第一次沾上了这种脏水。他甚至都没有敢拿它多在脸上紧贴。他不知道往哪里搞漱口水，所以连续几天没有漱口，这也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事。

最兴奋最紧张的时刻就是开饭。每人每餐两木勺，一天两餐，远远不够吃饱。谢温看着同学们狼吞虎咽的馋相很惊奇。他哪里知道他和弟弟不久在肚子里的一点老板油耗去以后，也会变成这副馋样子！同学们在饭碗很快地变空了以后，一双双小眼睛瞪着空碗发呆。没有荤油与蔬菜的饭食是更不经饿的。“一餐不饱十餐饥”，“一餐不饱等于活埋”，这些成语对整月整年在饥饿中挣扎的儿童来说，已远远不够形容其凄惶与残酷。

谢温一天生活中仅能得到的安慰就是上课。虽然这里仅是一间过道改成的教室与用木板钉成的书桌，他已对这一方小天地感到满足。他特别喜爱吴进老师上国文课。这位二十多岁的教师家乡也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所以对这一群衣服褴褛散发着臭气的儿童并不厌恶，相反的特别亲切。他所教的，不一定是课本上的，还有他选的一些古诗：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沧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白居易的这首七律正好恰合他们的身世。当他们讲到“骨肉流离道路中”，师生已十分凄伤，而进一步解释“共看明月应垂泪”这句极富想象力与感染力的诗句时，全班难童眼中噙着泪花悄无声息地都在体会着这个境界。

有一天，吴进出了一道作文题：《回忆……》，谢温便不假思索提笔写了《回忆母亲》四个字。母亲在颠沛流离的逃难中带着他们弟兄俩，抚养他们，吃尽辛苦。这一次母亲又失业了，在异乡举目无亲，实在没有办法养活她的两个孩子，便忍心割离送到教养所来。

“妈呀！”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拿起他用几分钱买来的笔，用颤抖的手

象淌水样倾诉着小心灵的创伤：“回想那天你初送我们到所的日子，天色已经黄昏了，我们便分开在两个地方睡觉。这虽然是我平生第一次离你单睡，却也没有什么诧异，只不过认为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们睡在一起，只好分开。我与弟弟象平常一样睡得香甜。”

“谁知，第二天清早，你不再与我们见面就独自走了。一位女教师转告我们：你是怕见离别的悲伤，躲开了这分别的一幕！难道你真的不想再好好地看我们一眼，难道你真的怕我们哭喊流泪？”

“从此，我们成了孤儿，在这里受着煎熬。我记得最穷困的那一段日子，你每餐都扣着饭吃，节省开支。我觉察到了，也想学你的样少吃一点，依依不舍地放下手中的碗。你从我的表情上猜到了，赶忙对我劝说：‘小温呀，小孩子的身体正在发育，不能扣饭吃的！’我忍受不了半饥半饿，又急急地添饭吃了起来。可是，而今在这里，我们的饭量每天每餐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谁再省给我们吃？”

“在家里睡觉时，总是你担心我们受凉，替我们把伸出的小腿和袒露的胸腹盖好。而今在这里，我与一个脾气很坏的同学共眠，每晚只能卷缩在一角，一点也不敢动弹。”

写到这里，谢温的泪水已经把纸湿透。他再也写不下去了，就低着头回想。他想起来所前几天，妈妈拉着他和弟弟的手，站在衡阳城内大街边，呆呆地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一动也不动，一直到很久很久。弟弟不耐烦了，吵着要走，妈妈才无可奈何地将孩子挽回了旅馆，妈妈边走边说：“要是能够遇到家乡的熟人就好了！”这是妈妈那时候唯一的希望，绝路上的幻影。可怜这衡阳城虽然很大，有四通八达的河流，有南来北往的铁路，却始终没有碰到一个熟人，一个稍能给她帮助的人，也许就在这时候，才下了狠心……。

谢温想了很多，也写了很多，但类似的话他从来不在家信里提到。给母亲的信，照例都说在这儿生活很好。

吴进老师看了这篇作文，久久不能平静。他几乎没有删改，用沉重的笔批上“纯真”两个大字。

很快地谢温便害起了严重的眼病，每晚眼屎都把眼皮糊住，次晨要用凉水浸泡多时才能泡软抠去；身上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非得抓得血淋淋的才能罢休，所抓之处，慢慢地渗出了黄水，变成了黄浓泡，当一个个浓泡涨

满了浓浆时，又奇疼难忍，长期不得痊愈；衣缝里长满了无情的虱子，一年四季依靠吮吸他的营养不良的血液长得白白胖胖的；晚上还要和跳蚤或者蚊子搏斗；不久，疟疾便缠上他了，时冷时热。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天比一天沉郁寡欢。

2. 何事苦淹留

与谢温共一个座位的，右边是余蕴，左边是李荣。这两个女孩子长得可不一样：余蕴苗条、白净、灵巧、敏锐，高兴时嫣然一笑，虽谈不上倾城倾国，却十分招人欢喜。而李荣生得臃肿、绯红、厚实、迟钝，常好呆呆地憨笑，笑得虽不令人讨厌，也不叫人喜欢。

对于这个新来的象弟弟样的男同学，她们都很喜爱：余蕴好和他闲聊，还一个劲称赞他聪明有才学；李荣虽然不多话，但她那象小宝塔似的身躯里，却蕴藏着谦虚与羡慕的神情，每逢谢温要越过她，她总是客客气气地侧身给他让路。

有一天上自习课，谢温小声地问余蕴：“你是怎么到教养所来的？也是你妈生活没办法送来的吗？”

“不是，我们是招收来的。”余蕴含笑地回答。

“招收来的？”谢温不懂，疑惑地问。

“是的，你仔细听听我们的口音，班上同学除了你一个是下江口音以外，其余都是我们湖南省岳阳、湘阴、临湘那一带的人。那时候日本鬼子已经是第二次进攻长沙，家乡成了拉锯地带，鬼子几进几出，烧杀淫掳，家家都很惊慌，田里已经收不到什么东西了，有女孩子的人家更是提心吊胆，躲躲藏藏。正好这时候所里的教导处周主任和童军教练骆老师到了我们那里，对我们家里人说：‘你们带着小孩怎么逃难？快交给我们吧！我们带到大后方去，给吃给穿，还给他们念书，不比你们自己带着强得多吗？’家里人也想，与其一块死，不如分开生，就把子女交给了他们。哪知道交到他们手里，也还是……唉！”

余蕴象小鸟一样吱吱喳喳，一口气讲了许多。她的嗓音如同银铃一般清脆，听来十分悦耳。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说：“我的妈妈早死了，爸爸是个残疾人，瘫着不能起床，更是没有法子，也和大家一样把我交给他们了。”

“把我们带出家门的那一阵，我们还着实高兴了一大气哩！”那李荣不甘寂寞，响起了嗡嗡鼻音，她在一旁插起话来了：“家乡的长辈，听说我们这一大批崽妹要到后方去读书，高兴得了不得，把我们当贵宾送。顶小的只有五六岁，顶大的也只十三四岁，特意派了挑夫把行李挑着，还把小的用稻箩装着一担挑，天黑住到民家，民家也亲儿亲女似的招待，还招呼我们：‘崽妹妮，到后方好好地读书，长大了打败日本鬼子回来呀！’”

“还说好哩！”余蕴撅起了嘴，白了李荣一眼：“到了湘潭上火车，就不妙了，把我们塞在闷子车里，象关猪一样，吃的喝的都不周全了。小同学想家哭了起来，那周主任和骆教练真凶哩！一顿熊，吓得哭的不敢哭，不哭的真想哭了。”

李荣被抢白了几句，不再作声，低着头只看书。谢温的好奇心还没有满足，接着又问：“啊，那你们在这里受罪，家里人不知道吧？”

“怎么不知道？”余蕴把头发一甩，一双秀丽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当仁不让地说：“你想想：我们来的时候是六百多人，现在死掉两百多人，逃跑掉了一百多人，家乡的人怎能不知道？”

“逃跑？”谢温感到很新鲜：“跑什么？要走就走，我们又不是在坐牢！”

“唉，你不懂，要让大家都跑，那不是跑光了？这教养所还办得成吗？那所长、主任、教练还当得成吗？逢有学生跑，他们就追，而且越追越紧，越追越严！”

“他们还把同学家里寄来的钱，都存在教导处里，哪怕一元八角都不放过。”李荣在一旁不觉又插起话来，本来已绯红的脸，涨得血红，象个关公：“还把来往信件都折开看哩，看到想家的，就注意你。连家里带来的衣服也被搜去不准穿！”

“哟，这样吗？身边没有钱，跑出去怎么办呀？”

余蕴抢着回答：“呀，你真呆，能逃跑的都是调皮点大点的，他们出去了，还怕找不到吃的？扒上火车，也不用打票，好人到处有，凭他们那身灰破衣，都给他们方便。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被逮回来，不但要关禁闭，还要打屁股，不信你去问问四年级的顾中。”

谢温赶紧把顾中这个名字记在心里。

余蕴见谢温不再问什么，也把话停住，瞅了一眼，笑了笑；那酒窝，那细牙，都分外的美。稍大的女孩子都学会打扮自己。她们在没有梳妆设备的

条件下，还想到向大自然求援，找个有活水的地方，把头发颈脖洗得清清爽爽的，破衣服也洗干净，所以她们身上很少有教养所孩子身上普遍存在的臭味，还有些体肤香气散发哩。整个教养所要不是出了这么几个整洁的大女孩，那更是真的人间地狱了。

男学生都没有这么仔细，邋里邋遢的。

沉默了一会，由于害眼而不断地用手抠着眼屎的谢温，心里又惦起了同学的命运，边抠边问：“那死了的二百多同学，又怎么搞了？”余蕴俊俏的笑脸上罩上了一片阴影，低沉地说：“埋了呗，都是用几尺长的木匣子装着抬出去，就埋在医务室后面的小山岗上。”

谢温记得：有一天傍晚，他到医务室去点眼药，路过重病室门口，那里倚门斜靠着一位十三四岁女孩，浑身上下瘦得象一捆干柴，脸色苍白，但那对小眼珠，却是明亮明亮的，正向祠堂后门外一片葱茏田野眺望着，夕阳晚霞，一片生机。她却平静得出奇。也许她此刻正想念着家乡、亲人，盼望早些打败日本鬼子，早些回去团聚，神往于家乡的一草一木。

过不了几天，就传来了这个女孩子的死讯。女生们窃窃地谈论着，兔死狐悲，流下了眼泪。谢温觉得这女孩临死前并没有想到会死，她以为教养所一定会把她的病治好。她实际并没有什么不治之症，只是一般常见病，由于营养缺乏，医药不善，慢慢拖死了的。她临死前还极端有生的信念，所以才那么平静。

她那双眼睛真的很清澈，如果不死，一定会长成一个高高身材娴静端庄的小美人。

3. 黄尘足千古

童军教练骆机，二十四五岁，有一副象女人秀丽的面孔，总是微蹙着眉头，嘴角带笑。他身材修长，皮肤白净，双眼水灵，留着一头蓬发，是鹤立鸡群的美男子。他是教导主任周东城的左右膀，对待难童颇有手腕且狠毒。

每逢清晨，在升旗仪式举行前，他都要摆足威风，吹毛求疵，甚至拳打脚踢地把学生们折磨得头晕眼眩，整理好他所理想的队形，然后阿谀奉承地去请所长或主任训话。排队吃饭，他也象鹰隼一般监视着，无事找事。大木桶的饭，在每人均分两勺以后，常常有一点剩余，学生们伺机一窝蜂地跑过

来咕咚咕咚地刮木桶，出现一时的混乱，骆机也常目睹微晒而过，不作深究。忽然有一天，可能心中有不顺心的事，陡然火冒三丈，大吼一声跑上去，学生们一哄而散，只有谢温一人笨手笨脚被他一把揪住。谢温早已加入饥饿的行列，今天他偶然上前想在同学们已刮过的饭桶里再寻找一点饭粒，他的动作缓慢，所得无几——骆机象捏小鸡一样把他拖到饭厅大门口那光光的木门坎上按下跪着。

谢温在被拖走的时候，吓得小便淋到裤子里。他又羞又恨。

大厅很快肃静下来。骆机命令他们排着队一个一个地从谢温身边走过去。这一段时间过得真慢，真难捱，心跳仿佛都能听见。每个同学走过谢温身边都低下了头，不忍心正眼看一下跪在那里的人。

骆机最为得意的是那次计捉顾中等六人。

谢温终于和顾中认识了。谢温是在池塘里泡在冷水里认识他的。那时候谢温刚刚学着狗爬骚，顾中已是一位潜水能手了。看到顾中能那么灵巧地从石缝中提出一条条青混、草混，用柳枝条嘴对嘴地穿成一串，谢温简直羡慕死了，晚上做梦也梦见自己学会潜水捉鱼，把鱼用荷叶包着送到灶膛里烤着吃。当谢温看到骆机常常从顾中手中拿去几条鱼时，心里真不服气，当老师的伙食好得多，还要夺我们小难童的。顾中却不愠不谄，颇有大将风度，喜怒不形于色；所逮的鱼也肯与人分享，他身边总有几个难童围绕，把他当作领袖。

那一阵逃跑风很盛，但是后来越管越紧了，真正能成功的很少。骆机往往到火车站去逮，一逮就着。骆机吃透了孩子一出所门就巴望上火车的心理。

顾中并不是一个积极想跑的人。他在教养所有他的生活情趣，苦也苦也不着他。但是他架不住几个小伙伴的怂恿与恳求，再加上他也想家，这才答应带着另外五个人一道跑。他事先秘密地配好后门钥匙，乘着夜色轻轻地打开后门溜出了教养所。他指挥同伴向较远的一个火车站绕道奔去，这是骆机所意料不到的。当骆机还在近处的火车站守株待兔时，他们已欢快地在七八里远的弯弯曲曲阡陌上跳行了。

夜色甜美，空气清新，四周寂静得溢出芬芳。

痴心守候的骆机忽然心血潮，他想起有顾中这个孩子在内，不能掉以轻心。他眉头一皱，急忙找来一个湘北籍的青年男教师，面授机宜以后，还把自己占有的教养所唯一的一部自行车交给了他。

那蒋老师接过车子很为难，但这关系到本身饭碗问题，而且他也不想孩子逃跑回家总不是个办法，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车轮沙沙作响，一小时后，它就追上了正在欢声笑语中的六个难童。他们正在谈论剥了皮的凉薯多么爽口，嫩六谷米多么清香。那一阵阵口水咽得咂咂作响，仿佛他们已经回到了家乡的田园，正笑嘻嘻地捧着这些佳肴往口里塞呢！

突然顾中侧耳听了听，立刻命令大家散开：“六个人向六个方向跑到田中央去，来人逮不到我们的！”

六月里田野里草棘遍生，孩子们顾不得扎脚，奋不顾身地飞跑起来。“蒋老师来了！”一个名叫刘剑的孩子率先看清了来人。

“是蒋老师就好说！”顾中心里安定了些。他把眼睛睁得圆圆地望着。

“喂！是顾中们吗？不要跑，我不是来逮你们的，我也是要回岳阳去，和你们一道。”

“真的吗？”顾中一阵惊喜。

“怎么不是真的？我也想家，周东城和骆机好欺侮人，这里有什么干头？”

顾中想：蒋老师从来没有参加过追捕逃跑难童。他是个老好人，在所里确是吃不开，他住的房间很狭小，衣服常有补丁，大概工资也拿得少些。

“那真好，有你带着方便多了，我们一直担心上不了火车，有你说情保险行！”

“蒋老师说一句，比我们说十句还管用！”另一个叫何勤的喜不自禁地说。

现在不再担心害怕了，他们一路浩浩荡荡地向火车站开拔，有人竟低低地唱起了歌。

蒋老师很顺利地把他们带上了火车。火车飞快地就开到邻近教养所的那个站。车停了，蒋老师说：“我们下车去，买点吃的再上车！”

顾中警觉地说：“不，我们不饿！”他不动，别的孩子也不动。

一筹莫展的蒋老师一人下了车。不一会有两名乘警上了车厢，命令六个违章乘车者下车。孩子们哭丧着脸，有的扳着车厢不放手。顾中眼中射出忿怒的火光。

蒋老师却意外地又上了车厢，他帮着孩子说话：“孩子们真可怜，不要

撵他们吧！”

这好象是一个讯号。乘警故作发怒把蒋老师骂了一顿，把孩子一个个地拉下了车。

站在月台上的六个孩子面面相觑。火车刚开动的那一刻，顾中是有机会有能力再跳上车的，但他不愿抛下伙伴。他若走了，责任就会落在较大的刘剑和何勤身上。他现在已对蒋老师将信将疑，而其余五个人却把眼光盯在蒋老师身上当作希望，唯恐他突然消失。

夜幕已经逐渐掀开，东方已现曙色。这场逃跑已经完全失败，等待捉回去又不甘心。大家呆呆地站在月台上。

当顾中一眼瞅见远处骆机正向乘警递香烟时，他的心陡地凉了：“圈套！”他转身狠狠地瞪了一眼十分尴尬中的蒋老师。

骆机终该正面出场了。他在站台熙来攘往的人流中面对孩子慈祥地说：“你们跑了这一夜也累了，”他的声调十分温柔：“我叫几部黄包车，你们大小搭配好，二人坐一辆，拉着回所吧！”

孩子们还以为他在逗笑话，但不一会蒋老师果真喊来了四部黄包车。他们乖乖地就了座。

他们被逮回来后关在大饭厅后的一间阁楼里。大饭厅原是陈列祖宗牌位森严可怕的地方，现在仍有那些黑黝黝的布满灰尘的牌位象幽灵一样竖立在阴暗角落的供台上。那间阁楼唯一的小窗户正对着这些牌位，叫人看了不寒而慄。几天的扣量盐水泡饭，又把他们搞得气血两衰。

但是，打屁股的“盛典”仍然要进行。

关于这件事吴进和骆机有过一番争执。吴进认为孩子逃跑不能单怪孩子，要从教养所的生活和管理上找原因；而且打屁股是军队里处罚逃兵的做法，孩子们受不了这种摧残，对社会影响也不好。骆机始则冷笑，然后蛮横地说：“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只管教书，孩子跑光了也与你无关，乐得讲漂亮的。我可是担着责任。”当然，最后周东城还是支持了骆机，难童的屁股本就不怎么值钱。

骆机事先物色了六个力气大而又头脑简单的难童，头天晚上叫厨房给他们吃得饱饱的，并且准备好六根两米长三指宽的的新竹片。第二天早上把难童一个不剩的集合到操场上，整理好队伍以后，周主任作了训示，然后骆机命令把六个逃犯带上。